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吳都文粹續集卷四十六 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李　錦

吳都文粹續集卷四十六

明　錢穀　撰

雜文

蘇州刺史謝上表

白居易

臣居易言伏奉三月四日恩制授臣使持節蘇州諸軍事守蘇州刺史以刺史臣某月二十九日發東都今月五日到州當日上訖時當明盛寵在藩條祇命荷恩以感以懼臣某誠歡誠幸稽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嗣膺

歴數重造寰區將至昇平在先政化詢求牧守勤恤黎元實陛下惟良之秩責成共理之日也臣以微陋早忝班行前自中書舍人出為杭州刺史幸免敗闕實無政能已蒙寵榮入戉宮相今奉恩寄又分郡符奬飾具載於詔中慶幸實生於望外況當今國用多出江南江南諸州蘇為最大兵數不少稅額至多土雖沃而尚勞人徒庶而未富宜擇循良之吏委以撫綏豈臣瑣劣之才合當任使然既奉成命敢不誓心必擬夕惕夙興焦心

苦節惟詔條是守唯人瘼是求論陛下憂勤之心布陛下慈和之澤則涵育之下疲人自當感恩而歲時之間微臣或希報政塵瀆皇鑒吐露赤誠寵至空驚恩深未答無任慚惶懇激之至謹差軍事散散將某乙奉表陳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言

蘇州謝上表　劉禹錫

臣某言伏奉制書授臣使持節蘇州諸軍事守蘇州刺史始從郎署出領郡章承命若驚省躬增感伏惟皇帝

陛下受上玄之眷祐揚列聖之耿光大康黎元慎擇牧守德音每發品物咸蘇臣本書生素無黨援謬以薄伎三登文科德宗皇帝擢為御史在臺三載例轉省官永貞之初權臣領務遂奏録用並開虛名唯守職業實無朋附竟坐飛語貶在遐藩憲宗皇帝後知事情却授刺史凡歷外任二十餘年伏遇陛下應運重光物無廢墜收拾耆舊塵忝班行既幸逢時常思展效在集賢院四換星霜供奉新書二千餘卷儒臣之分甘老於典墳優

詔忽臨又委之符竹分憂誠重戀闕滋深石室之書空留筆札金閨之籍已去姓名本末可明申雪無路豈意聖慈弘納不隅卑微面辭之日特許升殿天顔咫尺臣禮兢惶不敢盡言空懷誠懇謝恩而出生光於九陌之間受訓而行布政於五湖之外臣即以今月六日到任上訖伏以水災之後物力索空臣謹宣皇風慰彼黎庶臣聞有味之物蠹魚必生有才之人讒言必至事理如此古今同途了然辨之惟在明聖伏惟陛下察臣此言則

天下之人無不幸甚江海遠地孤危小臣雖雨露之恩幽遐必被而犬馬之戀及親為榮

蘇州謝賑賜表

臣某言伏奉去年三月十五日敕蘇州宜賜米一十二萬石委刺史據户均給者恩降九天澤流百姓伏以臣當州去年災沴尤甚水潦雖退流庸尚多臣前月到任奉宣聖旨闔境老幼無不涕零詢訪閭里備知凋瘵方據事實以便奏論聖慈憂人照燭幽遠特有賑卹救其

災荒蒼生荷再造之恩歎嵗同有年之慶臣忝為長吏倍萬常情無任感激忭躍之至

蘇州韋中丞自代狀

蘇州狀上中書門下諸道鹽鐵轉運使江淮留後朝議郎守太僕少卿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韋應物右臣蒙恩授蘇州刺史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刺史上後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歴務皆有名執心不回臨事能斷令預職雖重本官尚輕伏以當州者口賦

首出諸郡況經災沴切在撫綏尚省無能輙敢公舉司權莬之利誠籍乎才流豈弟之風以維邦本非敢臆説以塞詔書今具奏聞

蘇州上後謝宰相狀

朝議大夫使持節蘇州諸軍事守蘇州刺史上柱國劉某右某今月六日到州上訖某山東一書生潦倒踈澗在少壯日猶不逮人況今衰遲智力愈短相公哀憐不遇擢授名邦實荷弘奬慚非令器伏以當州縣大祲之

後物力蕭然飢寒須仆相枕於野誓當悉心條理續具奏論才術素空憂勞方始懼無聞問忝負恩知不任瞻望懇迫之至

蘇州加章服謝宰相狀

右某素乏吏才謬居劇郡以無庸之器當難治之時恭守教條勤求人瘼伏以聖德柔遠皇明燭幽凡具上陳皆可其奏遂令管見得及疲黎自承雨露之恩非有循良之政猥蒙朝奬特降命書顧遊掖之腐儒披華章之

貴服有黷陟明之典誠拾彼其之譏限以官守不獲拜謝瞻望榮感心魂載馳

蘇州謝恩賜加章服表

臣具言伏奉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詔書加臣賜紫金魚袋餘如故者恩降重霄榮霑陋質虛黷陟明之典恐興彼其之詩寵過若驚喜深生懼中謝臣起自書生業文入仕德宗朝為御史以孫貞在臺順宗朝為郎官以緣累出省憲宗皇帝浸知其究特降赦書追赴京國緣

有虛心稱居清班務進者爭先上封者潛毀巧言易信
孫憤難伸俄復一麾外轉三郡伏遇陛下膺期御宇大
振淹滯哀臣宿舊猥見收拾職兼書殿官忝儀曹微勞
未宣薄命多故又離署省重領郡符延英面辭親承教
誨銜命即路星言載馳到任之初便逢災疫奉宣聖澤
恭守詔條上稟睿筭下求人瘼才術雖短憂勞則深幸
免流移漸臻完復皆承聖化所及遂使人心獲安豈由
微臣薄劣能致臣素乏親黨家本孤貧年衰無酒食之

娛性拙無博奕之藝自領大郡又逢時災晝夜苦心飲食忘味曾經誣毀每事防虞唯託神明更無媒援豈期片善上達宸聰回日月之重光燭江湖之下國絲綸褒異咨爵既彰印綬煒煌老容如少望雲天而拜舞豈盡丹誠視環玦以徘徊空嗟白首無任感激屏營之至

蘇州謝就除禮部員外郎充天章閣待制表

范仲淹

臣某言伏蒙聖恩特授臣前件官充職者涣渥自天震

惶無地改中臺之華序進內閣之清班盡出高明殊登
秘近臣中謝竊念臣發自顏巷賓於舜門一第為榮四
方無効爰自書林預選柱籍升華恥汨沒以懷安或感
激而論事惟慕古人之節詎希英主之知伏惟皇帝陛
下稟帝堯之聰明加漢高之豁達坦聖懷而虛受期鴻
化以咸孚念三聖之艱難而成丕業求七人之謇諤以
補大猷臣獨愧非才首當清問危言多犯孤立自持斧
鉞居前雷霆在上敢避樞機之禍終乖藥石之良陛下

日月垂光江海等量恕其萬死假之一麾望已絶於青雲谷未更於鴻霈俄易藩宣之寄寧分旰昃之憂忽降綸章薦加寵數而況闢圖書之府竊處於深嚴踐雲龍之庭當備於顧問非名儒而不稱豈曲士之能堪矧遣清曹仍居舊治輝榮大集志願何求敢不内守樸忠外脩景行進退惟道遵聖賢視履之方終始一心副君父育材之造臣無任云云

知平江府謝表　孫覿

詔紱疏恩忽返南遷之役囊封避寵又分東顧之憂擢升內閣之華增重全吳之寄中謝伏念臣愚憨護短見誚褊衷觸情妄行自作奇禍厚誣若此一死何逃尚寬東市鈇鉞之誅永畀南海蟲蛇之侶仰止覆盆之照俯矜種豆之寃投豺遽屏於遠方敗履再升於華幄豈堪老退治筆硯於西垣止欲歸休挂衣冠於神武純誠備罄全度務從猥分剌史之符再列從臣之托心勞政拙已憂魏郄之不容寢愕夢驚可見吳牛之尚喘茲蓋伏

遇皇帝陛下聖謨天縱盛德日新炎正中微肇光武興
王之業小雅盡廢賡周宣撥亂之詩深念三吳列徼之
餘改畀千里藩宣之重宛其老矣自惟無益於縣官卧
而護之尚欲兼安夫民吏

龍圖閣學士再知平江府謝表

内閣寶儲促上遼嚴之直全吳巨屏叨居方面之崇欣
逢白首之遺民還復青氊之舊物恍如昨面祇忝明恩
中謝伏念臣涉世濶疎空慚憒學逢辰休顯浸冒官榮

獨荷三朝識拔之恩偏歷兩禁髙華之選分符海上漸收遲暮之身改命吳中又玷藩維之重追尋陳迹宣布寛條千里江山不改承平之觀四隣雞犬一空盜賊之餘閭里呻吟田萊蕪沒攀金城之柳衰病何以堪之訪元都之桃飄零殆無存者茲葢伏遇皇帝陛下官人作哲厚下施仁俯憐簪履之遺加惠桑榆之晩撫三江之壤悼靈光之獨存矜一介之臣望神山而已遠幸擢官於小郡早沐輝榮旋移牧夫通都彌慙保障從此撫綏

凋瘵申畫封圻虎頭食肉猶妄意於古人馬革裹屍庶捐軀於異日

辭顯謨閣待制知平江府狀

臣資稟惷愚數忤權要一遭誣陷遂寘嚴科負天下之至寃犯人臣之大惡始則州縣觀望發卒圍守至持梃撃柝以衛終則羣盜入室指為奸細又探囊胠篋而趨妻子流離兄弟奔散暴露野次不知存亡疾病呻吟日與死迫遽叨嚴詔俾還禁垣削罪籍於城旦之舂收舊物

於從臣之槀閭闔驚嘆弛枸維之禁交親改觀通問遺之書痛定之餘怳如隔世理宜扶憊奔走造朝而積憂薰心形癯骨立負薪有疾力難强於馳驅俟駕而行罪不容於逋慢忱辭上扣全度矜從擢之次對清切之塗畀以方郡承宣之寄重惟涼匪彌積兢皇卧漳濵之痾尚未逃於鬼責冒鵜梁之刺必又致於人言伏望聖慈收還成命俾安田里以保餘生雖嘗膳卧薪莫追往咎謬當叩轅擊壤以俟太平

張正甫蘇州刺史制　　白居易

浙右列城吳郡為大地廣人庶舊稱難理多選他郡二千石之良者轉而遷焉鄧州刺史張正甫自領南陽僅經三載廣平清簡以臨其人人安政和治行第一宜以大郡推而廣之用旌前勞且佇來効可蘇州刺史

賜工部尚書浙西江東制置使兼江西安撫大使知平江府文天祥詔

朕未堪多難疆圉孔棘御史罔不曰艱惟時魁儒秉忠

倡義獎率三軍入衛社稷國勢為之增重人心恃以為安精神折衝文武是憲卿器度才猷克邁前哲惟長江之險要未復畿甸之守備當嚴卿以太常伯兼領二使表裏撑拄以固吾圉東西運掉以清寇氛儒帥一臨士勇百倍用保乂我文祖受民兹惟豐芑貽謀之意虔共綏靖紓朕宵旰之憂勤所辭不允正言曾唯奏吳門輿區今為邉地掄魁雋望忠孝勤王軍中喧騰小范甲兵之謠河上尚稽先世節制之命德祐元年八月二十七

日

工部尚書兼都督府參贊軍事浙西江東制置使兼江西安撫大使知平江府事文天祥除端明殿學士制

敕元戎十乘先行式倚真儒之望師中三命承寵遹降方面之權朕若稽先朝之舊章最重承明之邃職內以傳綴廷之彥外以褒師閫之賢王素之牧平涼程勘之涖益都皆膺茲選令得其人具官文天祥實學濟時英

猷緯國文有武備義槩質於神明儒知軍情忠忱貫於霜日傳檄召兵而志士奮纓冠赴難而國勢張不負素定之謀允為寡二之傑翰蕃咨爾修扞疆宇命爾攘除予欲壯浙西之略予欲復江表之封將聳前茅之令軍成破竹之威惟任之專者位必崇惟名之至者功必集乃躋班規殿之峻以增華帥閫之嚴噫邦咸喜戎有良翰茂對陟明之渥身雖外心在王室趣成敵愾之勳

德祐元年九月十六日賜端明殿學士浙西江

東制置使知平江府事文天祥手詔

詔曰卿秉忠忱以濟時難倡義旅以衛王室經營四方如召虎奬率三軍如武侯爰始常伯之英趣膺制閫之寄將士用命遂迅掃於寇氛精神折衝益振揚於勝氣有嘉體國之志亟奏克敵之勳元戎啓行周邦咸喜載加錫賚式示眷懷今賜卿金二十兩注盌一副金十五兩盤盞一副細色二十匹纈羅二十匹龍涎香三十餅度金香盒一具十兩清浸香三十帖龍茶十觔至可領

也故兹札示其體吾倚注之至意

胡琴婢勝兒　出宋无啽囈集

吳俗祈恩泰伯祠爭圖與馬獻新奇文王三讓周天下翻愛胡琴寵勝兒

吳泰伯祠在閶門之西每春市人相率牲醴多圖善馬綵輿美女以獻飾以金銀復以輕綃畫侍婢捧胡琴以從其貌勝於舊繪者名之為勝兒蓋他獻者無以為匹也女巫方舞有進士劉景復送客之金陵置

酒於廟東通波館忽欠伸思寢夢紫衣冠者言曰讓王奉屈劉生隨至廟周旋揖讓而坐王語劉生曰適納一胡琴妓藝精而色麗知吾子善歌故奉邀作胡琴一曲以寵之生初不酣命酌人間酒一杯已醉乃作歌曰繁絃已停雜吹歇勝兒調弄邏娑撥四弦攏撚三五聲喚起邊風對明月大聲嘈嘈奔浥浥浪隳波鬧倒溟渤小弦切切怨且咽鬼哭神悲秋蟋蟀側腕斜挑掣流電春雷直戛騰秋鶻漢妃徒得端正名

秦女虛誇有仙骨我聞天寶十年前梁州未作西戎窟纎歌妙舞揚昇平不省烟塵遽蓬𡋯太平之末兵戈興汗血奔騰恣唐突玄宗未到萬里橋東洛西京一時没海内臣民皆鼎沸飲恨吞聲空咽嗢時看明月望青天怨氣冲星成彗孛國門之西八九鎮高城深壘閉閑卒河湟咫尺不能收挽粟推車寧復卹今朝聞撥梁州曲使我心神暗超忽勝兒若得邉塞彈征人血淚應闌干吟畢以獻王召勝兒授之王之侍

兒有妬者以金如意擊勝兒劉生驚而㾭歌傳於吳中

王敬伯歌宛轉歌二首　　唐　郎

風已清月朗琴復鳴掩抑悲千態慇勤是一聲歌宛轉宛轉和且長願為雙鴻鵠比翼共翱翔

日已暮長簷烏應度此時望君君不来此時思君君不顧歌宛轉宛轉那能異棲宿願為形與影出入恒相逐

同前二首　　劉方平

星參差月二八燈五枝黄鶴瑶琴將别去芙蓉羽帳惜空垂歌宛轉宛轉恨無窮願為波與浪俱起碧流中

曉將近黄姑織女銀河盡九曲錦衾無復情千金寶鏡誰能引歌宛轉宛轉傷别離願作楊與柳同向玉窻垂

同前　　江總

九夕天河白露明八月濤水秋風驚樓中恒聞哀響曲塘上復有辛苦行不解何意悲秋氣直置無秋悲自生不怨前階促織鳴偏愁便路擣衣聲别燕差池自有返

離蟬寂寞詎含情雲聚含情四望臺月冷相思九重觀
欲題芍藥詩不成來采芙蓉花已散金尊送曲韓娥起
玉柱調絃楚妃歎翠眉結恨不復開寶鬢迎秋更全亂
湘妃拭淚灑貞筠笑藥浣衣何處人步步香飛金薄屐
盈盈扇掩珊瑚唇已言採桑期陌上復能解珮就江濱
競入華堂安寶枕爭開羽帳奉華茵不惜獨下眼前釣
欲許便作後來新後來暝暝同玉牀可憐顏色無比方
誰能巧笑特窺井乍取新聲學繞梁宿處留嬌墮黃珥

鏡前含笑弄明璫採葹摘心心不盡茱萸折葉葉更芳

已聞能歌洞簫賦詎是故愛邯鄲倡

宛轉行　張籍

華屋重翠幄綺席雕象牀遠漏微更疎薄衾中夜涼爐氳暗徘徊寒燭背斜光妍姿結宵態寢興幽夢長宛轉復宛轉憶憶更未央

王敬伯歌　李端

妾本舟中客聞君江上琴君初感妾嘆妾亦感君心遂

出合歡被同為交頸禽傳杯惟畏淺接膝猶嫌遠侍婢

奏箜篌女郎歌宛轉宛轉怨如何中庭霜露多霜多葉

可惜昨日非今夕徒結萬里懽終成一宵容王敬伯淥

水青山從此隔

、

同前　　高啟

舟初維琴始薦驛亭邊夜相見歌宛轉情綢繆解環珮

彈箜篌歌易闌情難歇江波寒墮明月緑壺再傾芳音

欲達辟彼林烏逢晨各飛羅衣沾霜城烏忽起明日相

思孫棹千里

同前　　周南老

舟泊通波亭琴調離鸞聲美人忽相見感此琴中情侍婢出瑩簶低回絃始更扣金歌宛轉意慘琴復清贈以白玉爪月落蓬窻明少年怪夢作端由起心兵

王敬伯事見前集

杜蘭香下嫁張碩　　宋邕

天上人間兩渺茫不知誰識杜蘭香來經玉樹三山遠

去陽銀河一水長怨入清塵愁錦瑟酒傾玄露醉瑤觴
遺情更說何珍重擘破雲鬟金鳳凰

張碩寄杜蘭香

碧落香銷蘭露秋星河無夢夜悠悠靈妃不降三清駕
仙鶴空成萬古愁皓月隔花追嘆別飛烟籠樹省淹留
人間何事堪惆悵海色西風十二樓

墉城仙錄云初漁父於洞庭之岸聞兒啼聲四顧無
人惟有三歲女子在岸側漁父憐而舉之十餘歳天

姿奇偉靈頳珠瑩殆天人也忽有青童靈人自空而
下來集其家攜女而去將升天謂漁父曰我仙女杜
蘭香也謫於人間吳建興二年復降包山張碩家有
侍婢二人大名萱枝小名松枝贈碩詩曰河母處靈
嶽時遊雲霄際衆女侍羽儀不出墉宮外飈輪送我
來豈復處塵穢從我與福俱嫌我與禍會乃出薯蕷
子三枚大如雞子云食此令君不畏風波辟寒暑碩
問禱祀如何香曰消摩自可除疾淫祀何益消摩謂

藥也既成婚授以舉形飛化之道香便絶迹不來年餘碩閑行忽見香車於山之際驚喜徑往造香欲登其車其奴舉扞之遂退聞在西洞庭莫詳其處

玉波冷雙蓮　高啟

金風暮剪雙頭蘂啼臉辭秋嫣血紫宮女三千罷笑喧錦雲陣冷鴛鴦死滿江烟玉流名香尋魂弔影愁茫茫吳天墜露衰紅濕一夜波涼小龍泣

同前　周南老

涼月墮玉波露泣雙蓮冷瑣窻閑洞門虛落氷簾影美人久延竚盈盈素粧靚酒進珊瑚鍾神游蓬海境倚曲歌未終不知秋夜永折得並頭花猶思在烟艇

芷秀葯花芷即葯也香草出吳中者佳　　高啟

春香上羅襦暗引蘭橈渡蝶散拚紅房王孫歸已暮斜條拂蛾鬢采擷同芳杜脈脈烟雨濃江皐斷腸路

同前　　周南老

芷秀雜蘭佩葯華出雲房春露發芳采晴曛散馪香㳽

戕水晶簪舉舉雲霓裳抽簪瑶盤擊扣節歌樂章殷勤

贈素綃日射生輝光回首馮夷宫颯然風雨凉

唐處士李嬴夜遊霅溪逢女郎為歌玉波冷雙蓮之

曲曰此哀呉宫二隊長之詞又歌其所製芷秀菂華

之曲葢龍女云二曲世皆不傳余戲為補之

泰娘歌并引

劉禹錫

泰娘本韋尚書家主謳者初尚書為呉郡得之命樂

工誨之琵琶使之歌且舞無幾何盡得其術居一二

歲攜之以歸京師京師多新聲善工於是又捐去故
技以新聲度曲而泰娘名字往往見稱於貴遊之間
元和初尚書薨於東京泰娘出居民間久之為蘄州
刺史張遜所得其後遜坐事謫居武陵郡遜卒泰娘
無所歸地荒且遠無有能知其容與藝者故日抱樂
器而哭其音焦殺以悲維容聞之為歌其事以足於
樂府云
泰娘家本閶門西門前綠水環金堤有時粧成好天氣

走上皋橋折花戲風流太守韋尚書路旁忽見停隼旟
斗量明珠鳥傳意紺幰迎入專城居長鬟如雲衣似霧
錦茵羅薦承輕步舞學驚鴻水榭春歌撩上客蘭堂暮
從郎西入帝城中貴遊簪組香簾櫳低鬟緩視抱明月
纖指破撥生胡風繁華一旦有銷歇題劍無光履聲絕
洛陽舊宅生草萊杜陵蕭蕭松柏哀粧奩蟲網厚如繭
博山爐側傾寒灰蘄州刺史張公子白馬新到銅駝里
自言買笑擲黄金月墮雲中從此始安知鵩鳥座隅飛

寂寞旅魂招不歸秦嘉鏡有前時結韓壽香消故篋衣山城少人江水碧斷雁哀鴻秋雨夕朱絃已絶為知音雲鬢未秋私自惜舉目風烟非舊時夢尋歸路多參差如何將此千行淚更灑瀟湘斑竹枝

與劉蘇州書

白居易

夢得閤下前者枉札數幅兼惠答憶春草報白居易下五六章發函披文而後喜可知也又覆視書中有攈臂痛拳之戲笑與抃會甚樂甚樂誰復知之因有所云

續前言之戲耳試為留聽與閤下在長安時合所著詩數百首題為劉白唱和集卷上下事具集解中去年冬夢得由禮部中集賢學士遷蘇州刺史郎氷雪塞路自秦徂吳僕方守三川得為東道主閤下為僕稅駕十五日朝觴夕詠頗極平生之歡各賦數篇視草而別歲月易邁行復周星一往一來忽又盈篋誠知老醜冗長為少年者所嗤然吳苑洛城相去二三千里捨此何以啟齒而解頤哉嗟乎微之先我去矣詩敵之勍者非夢得而誰

前後相答彼此非一彼雖無虛可擊此亦非利不行但止交綏未嘗失律然得雋之句警策之篇多因彼唱此和中得之他人未嘗能發也所以輒自愛重今復編而次爲以附前集合前三卷題此卷爲下遷前下爲中命曰劉白吳洛寄和卷自太和六年冬送夢得之任之作始居易頓首

擬孫權答曹操書　　蘇軾

權白孟德足下辱書開示禍福使之內殺子布外擒劉

備以自効書辭勤欵若出至誠雖三尺童子亦昭然知利害所在矣然僕懷固陋敢略布之昔田横齊之遺虜漢髙祖釋酈生之憾遣使海島謂横來大者王小者侯獨能以夕自剄不肯以身辱於劉氏韓信以全齊之地束手於漢而不能死于牖下自古同功一體之人英雄豪傑之士世亂則藉以翦伐承平則理必猜疑與其受韓信之誅豈若死田横之節也哉僕先將軍破虜遭漢陵夷董卓僭亂焚燒宗廟發掘陵寢故依袁術以舉義

師所指城邑響應天下思得董卓而食之不厭不幸此志未遂而無祿蚤世先兄伯符嗣命馳驅鋒鏑周旋江漢豈有他哉上以雪天子之恥下以畢先將軍之志耳不意袁術亦僭位號汚辱義師又聞諸君各盜名字伯符提偏師進無所歸退無所守故資江東為之業耳不意有荆軻舞陽之變不以權不肖使統部曲以卒先臣之志僕受遺以來卧薪嘗膽感日月之逾邁而歎功名之不立上負先臣未報之忠下忝伯符知人之明且權先世

以德顯於吳權若效諸君有非常之志縱不蒙顯戮豈不墮其家聲耶漢自桓靈以來上失其道政出多門宦官之亂纔息董卓之禍復興傕汜未誅袁劉割據天下所恃惟權與公及劉備三人耳比聞卓已鯨鯢天子反正僕意公當掃除餘孽同獎王室上助天子與宗廟社稷之靈退守藩國無失春秋朝覲之節而足下乃有欺孤之意欲挾天子以令諸侯妄引歷數陰構符命昔笑王莽之愚今竊歎足下陷覆車也僕與公有婚姻之舊

加之同志相求然自開求九錫納椒房不惟同志失望天下甚藉藉也劉備雖然兵少然僕觀其為人雄才大略寛而有容拙於攻取巧於馭人有漢高祖之餘風輔以孔明未可量也且以忠義不替曩昔僕以為今海內所望惟我二人耳僕之有張昭正如備之孔明左提右挈以就大事國中文武之事盡以委之而見教殺昭與備僕豈病狂也哉古諺有之輔車相依脣亡齒寒僕與劉備寔有脣齒相須之勢足下所以不能取武昌又不

能到成都者吳蜀皆存也今足下使僕取蜀是欲滅吳也蜀亡吳亦隨之矣晉以垂棘屈產假道於虞以伐虢夫滅虢是所以取虞虞不知以故及禍足下意何以異此古人有言曰白首如新傾蓋如故言以身託人必擇所安孟德視僕豈惜此尺寸之土者哉特以公非所託故也荀文若與公共起艱危一旦勸公讓九錫意便憾卒使憂死矧僕與公有赤壁之隙雖復盡釋前憾然豈敢必公不食斯言乎今日歸朝一匹夫耳何能為哉縱公

不見害交鋒兩陣之間所殺過當今其父兄子弟寔在公側怨讐多矣其能安乎季布數窘漢王及即位猶下三族之令刻足下記人之過忘人之功不肯忘文若于九錫其肯赦僕乎赤壁乎孔文舉與楊德祖海內奇士足下殺之如阜隸豈復有愛於權天下之才在公右者即害之矣一失江東豈復悔耶甘言重幣幸勿復再

報韓維書

蘇舜欽

蒙責以兄弟在京師不以義相就獨羈外數千里自取

愁苦子豈無親戚之情會合之樂安肯舍安逸而甘愁苦哉昨在京師不敢犯人顏色不敢議論時事隨衆上下心志蜷屈固亦極矣不幸適在嫌疑之地不能決然早自引去致不測之禍捽下吏人無敢言共起謗議被廢之後喧然未已更欲寘之死地然後為快來者往往鉤摘言語欲以傳播故閉户不敢見如避兵寇偷俗如此安可久居其間遂超然遠舉羈泊於江湖之上不惟衣食之累實亦少避機阱也況血屬之多資入之薄常

相團聚可乏衣食乎不可也可閉關常不與人接乎不可也與之言必與之還往人人皆如持國則可不逮持國者必加釀惡言喧播上下使僕不能自明則前日之事未為重也即無此事亦終日勞苦應接之不暇寒暑奔走塵土泥淖中不能了人事羸馬餓僕日栖栖取辱於都城使人指背譏笑哀憫亦何顏面安得不謂之愁苦哉此雖與弟兄親戚相遠而伏臘稍足居室稍寛無終日應接奔走之勞耳目清曠不設機關以待人心安

間四體舒放三商而眠髙舂而起靜院明窻之下羅列圖史琴尊以自愉悦有興則泛小舟出盤閶二門吟嘯覽古江山之間渚茶野釀足以消憂蒓鱸稻蟹足以適口又多髙僧隱士佛廟道觀家有園林珍花竒石曲池髙臺魚鳥之留連不覺日暮孔子作春秋而夷吳又曰吾欲居九夷觀今之風俗樂善好事知予守道好學皆欣然顧來過從不以罪人相遇雖孔子復生是亦必欲居此也以彼此較之孰為然哉人生内有自得外有所

適固亦樂矣何必高位厚祿役人以自奉養然後為樂
今雖僑此亦如仕宦南北安可與親戚常守耶子窘迫
勢不得如持國意必使我尸轉溝洫肉餧豺虎而後以
為安於義何其忍耶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謂兄弟
以恩急難必極相救後章曰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
兄弟不如友生謂友朋尚義安寧之時以禮義相琢磨
予持國外兄弟也急難不相救又於其安寧之際欲以
義相琢磨雖古人所不能受子欲不報乃外吾持國也

太祖皇帝閫姑蘇諭張士誠書

葢聞成湯放桀武王伐紂漢祖滅秦歴代帝王之興兵勢相加乃為常事當王莽之亡隋之失國豪傑乗時蜂起圖王業據土地及其定也必歸于一天命所在豈容紛然雖有智者事業弗成亦當革心畏天順民以全身保族若漢之竇融宋之錢俶是也自古皆然非今獨異爾能順附其福有餘毋為困守孤城危其兵民自取滅亡為天下笑

太祖征張士誠下令

王者征伐應天順人所以平禍亂而安生民也張士誠假元之命叛服不常天將假手於我是用行師以致天討況士誠啟釁多端襲我安豐寇我諸全連兵構禍罪不可逭今命大軍致討止於罪首在彼軍民無恐無畏無亡逃竄無廢農業已敕大將軍約束官軍無致擄掠違者以軍律論罪布告中外體予至懷

伐張士誠諭士民榜

伐罪救民王者之師考之往古世代昭然軒轅氏誅蚩尤殷湯征葛伯文王伐崇侯聖王之起兵也非富天下本為救民近觀有元之末主居深宫臣操威福官以賄成罪以情免風憲舉親而劾讐有司差貧而賣富廟堂不以為慮方叅冗官又改鈔法役四十萬人湮塞黄河死者枕藉於道哀苦聲聞於天致使愚民誤中妖術不解偈言之妄誕酷信彌勒之真有兾其治以甦其苦聚為燒香之黨根據汝潁蔓延河洛妖言既行凶謀遂逞

焚蕩城郭殺戮士夫荼毒生靈無端萬狀元以天下錢
粮兵馬而討之略無功效愈見猖獗然而終不能濟世
安民是以有志之士旁觀熟慮或假元氏為名或托鄉
軍之號或以孤兵獨立皆欲自為由是天下土崩瓦解
予本濠梁之民初列行伍漸至提兵灼見妖言終不能
成事又度元運難與成功遂領兵渡江賴天地祖宗之
靈及將帥之力一鼓而有江左再戰而定浙東陳氏稱
號據我上游爰興問罪之師彭蠡交兵元惡授首其父

子兄弟面縛輿櫬既待以不死又封以韓爵將相皆置於朝班民庶各安於田里荆襄湖廣盡入版圖雖德未及而政令頗修惟兹姑蘇張士誠為民則私販鹽貨行刦於江湖兵興則收聚凶徒負固於海島其罪一也又恐海隅一區難抗天下全勢詐降于元坑其参政趙璉囚其待制孫撝其罪二也厥後掩襲浙西兵不滿萬數地不足千里僭號改元其罪三也初寇我邉一戰而生擒其親弟再犯浙省揚矛直擣于近郊首尾畏縮乃又

詐降於元其罪四也占據江浙錢粮十年不貢其罪五也陽受元朝之詔陰行假王之令挾制達丞相謀害楊左相其罪六也知元綱已墜公然害其江浙丞相達實特穆爾南臺大夫布哈特穆爾其罪七也誘我叛將刼我邊民其罪八也凡此八罪有甚於蚩尤葛伯崇侯雖堯舜禹湯文武與之同世亦所不容理宜征討以拯天下以濟斯民爰命中書左丞徐達率領馬步官軍舟師水陸並進攻取浙西諸處城池嘗戒軍士征討所到殲

厥巨魁脅從罔治凡我逋逃臣民被陷軍士咸宥其罪其爾人民果能復業即我良民舊有房舍田土依額納粮以供軍儲餘無科取使汝等永保鄉里以全家室此興師之故也敢有千百相聚旅拒王師者即當移兵勦滅遷徙宗族於五溪兩廣永離鄉土以禦邊鄙果有賢哲或全城歸附或棄故來降予所賞賜非所敢吝凡予之言信如皓日咨爾臣庶毋或自疑故榜

送丁謂序　王禹偁

主上躬耕之歳僕自長洲宰被召由大理評事得右正言分直東觀既歳滿入西掖掌誥且二年矣今之舉進士者以文相售歳數百人朝請之餘無不歴覽有視其命題而罷者有讀數句而罷者有終一篇而止者或詩可采而賦則無有也或賦可稱而文則無有也能全之者百不四五况著書立言之士乎去年得富春孫何文數十篇格高意遠大得經旨僕因詢諸同列或曰有遼陽者何之同志也其文與何不相上下僕未之信也會

有以謂之文示僕視之則前言不誣矣是秋何來訪僕既與之交又得謂之履行甚悉且喜其惠顧今春謂來示以新文并律詩與賦向所號進士者皆莫能及也其詩效杜子美深入其奥其文則皆意不常而語不俗若雜于韓柳集中使能文之士不能辨也自是人爭願識其面而交其心矣翰林賈公尤加歎服是知道之尊人也豈位也乎學之富人也豈貲也乎哉今之不勤於道不力於學而望人知者宜視丁氏子之道何如哉值其

歸贈以序

送貢公守平江序

王褘

上在位二十有三載寤寐治道圖修太平重念天下黎元比歲失職興師討罪久無成功乃更登庸舊臣屬以政柄於是綱紀厲飭衆正並進始擢南士有時望者為各道廉訪使而吾宣城貢公被命莅閩中居無何遽名為禮部尚書而廷議以平江缺守任難其人俄復用公守平江或者以謂憲使膺耳目之司尚書處喉舌之地

其權位為最要而顧守於一郡於物論疑若有未愜者禕竊以為不然今日郡守之選重矣而平江為江南大郡其守視他郡為尤重以故朝廷恒選剛嚴碩博之材諳人情而卹民隱者托之以郡寄所以尊大藩重外庸也惟公以文儒名家士林之冠冕歷官中外所至績輒暴著頃曾為都水營田使實治平江其民之利病葢所稔知朝廷視邦選俟其用公為守也固宜公之宏材無施不可亦奚彼此之計乎嗚呼惟我祖宗統一宇内百

年於茲重熙累洽式臻承平四方無虞烟火萬里可謂盛矣夫何四三年間海內鼎沸河之南北淮之東西戎馬蹂躪已無完區大江以南列城殘毀生靈塗炭亦靡有息肩之所世故之艱難於是殆有不忍言者幸而平江以地利人和之故隱然為南方之保障然餫餉之給比諸郡率十七八百需供億萬計而其民亦已不勝夫凋瘵今公為郡以父母其民寧不有以輯綏撫摩之以阜其財以結其心乎嗟乎財者民之心也不取諸民無

以給國用取之無藝無以得民心品調消息之間公得無有術哉是故一城之完朝廷免一城之憂一民之安國家賴一民之力公也任郡寄之重上體宵旰思治之勤而布宣其及下之仁不久政成天子且亟用之當大任矣邇者濟南韓公鏞守鄱陽南陽成公遵守武昌皆即其官召入參預大政庶幾漢世郡守入為三公之意朝廷今日之用公意在此豈非天下士大夫之所望者乎顧𢚧草澤之人而有當世之志於公之行因區區一

言之公平日知禕為最厚將以其言為不佞矣

贈蕭教諭赴長洲序　　王直

蕭氏吾邑故家詩書相傳也久矣而尤以篤義重鄉邑洪武中鵬舉先生舉賢良太祖皇帝命賦指佞草應口成詩上大喜授蘇州府同知以寛厚清慎得名再任山東鹽運副使潔廉之操老而彌勵至今人能道之彦清其孫也彦清名爕以書經領薦今年會試禮部俊中教官選得長洲教諭彦清勤學攻文足以得志於有司其

試禮部予實典文衡局以科額於是失彥清予與蕭氏有世好意甚惜之而彥清不以望予雖然予固惜失之而喜長洲之得也夫彥偉之才所在有之而不能不賴於師師弟子之所由成也辟若制器然以良才遇良工加之以規矩準繩而後方圓平直規矩準繩之不加欲器之方圓平直蓋難矣故雖有材而不得成器以適於用者不過此也今之士孰無可用之心哉其材有大小之不同而無不可用然所以成之皆於師乎望也因其

才而篤焉匡直輔翼而振德之則才既成矣以是而為世用此治功之所以盛也然而遇良師者固有矣其不遇者蓋多焉不遇則無以成其才猶未為病也苟遇而弗良師之以不正之習而加之以非道之施中才之士隨而變焉豈非學校之不幸哉長洲蘇之望縣其地多良才今其未仕達者日望于成者不少其前所遇之幸不幸予不能知今而得彦清予知其為幸也彦清之學得於家講於師友皆聖賢之法言仁義之達道率是而

教之為弟子者勉而學焉其才將無不成矛故為長洲喜也彥清克篤於是邦人父老必推本於同知公之賢而誦公之德不衰是彥清能成其祖之名亦所以為教也彥清勉之因書以贈其行

送太守況侯述職詩叙　徐有貞

大丈夫將有為於斯世必先養其氣節氣節之固則其中浩然以直遇事而不餒介然以正臨變而不餒不餒不餒而後可以任天下之至重處天下之至難矣彼平

居悻悻自好恃能舞智以為天下之事無不可為及事變之来無以自守而輙餒以敎者以氣節之素失其養也然欲養其氣節必其天資之髙脩學之勤而後有以致之若吾蘇守况公其庶幾乎侯豫章人也才疆識明胸次磊落而熟聞乎道義故能發然以正自立而顯於世其為郎禮部已有偉望時宣宗皇帝在御以天下郡守多不得人命舉廷臣之才堪寄者得九人爲特賜璽書諭勉以行葢國朝郡守之賜璽書始此而侯以大宗

伯胡公之舉實居九人者之首故命之守蘇蘇畿内重郡也粮賦居天下之半國用所需多於蘇焉取之土産有餘而民力不足汙吏奸豪緣擾其間故雖有冨庶之號民常苦於他郡而為之守者亦難於他郡侯既拜命即以興利除害為已任及下車脩政條明禁令一以璽書從事黜汙吏檢奸豪奏減粮額之重者十之三凡諸不便於民者悉陳革之蘇之人始則畏侯之威終則懷侯之恵而樂其利如出幽而明既病而甦也侯去郡者

再民輙上書乞留於今七年矣治久而化孚侯坐而撫之民無不順者故論者皆曰自國初以来有功於吾郡未有如侯之多者且謂侯有行必達有言必達可謂有大丈夫之為者余曰此侯之有為人固知之而不知侯之氣節所在也異時謁者專使於外秉威據重以誅求乎民方岳旬宣之臣皆向風而靡部使者亦歛手避焉郡縣奉承不暇兾免督責於已遑恤其民乎所在有一二輩輙騷然失寧而蘇之聚者常三四十輩以其富庶

也誅求常倍於他郡侯之至獨挺然以義折之使皆俛首去不得肆毋其害而彼之魁傑者且服公所為謂其人曰况太守清政人也不可犯焉是以朝廷嘉侯之忠而吏民賴侯之德當是時侯之氣節葢已雄於天下矣余嘗一見侯與論大丈夫之事業侯固欣然以為得其志而余亦以是與之也雖然侯之為郡守亦重且難矣然天下之事尚有重且難於此者以侯當之而不餒以敘是則余之所望於侯者也惟侯勉之侯以述職赴京

師郡之薦紳會餞侯吳門之外各賦詩一章以為侯贈時余適預焉因衆所彊而序以弁云

送太守況公述職序

太守況公之述職將行也郡之大夫士舉餞送焉而為之詩文以稱道其德美余忝於郡人之末禮不可以獨已亦既有贈矣而醫學正科盛侃又屬言贈之余嘆曰太守公政績之美信有足稱道矣然吾郡能言之士十百其人極口之辭殫筆之力稱而道之固已無遺矣使

余能言且無以加矧其不能乎敢讓於能者侃曰不然夫美功頌德詩人之業也屬辭比事春秋之法也子名在詞垣而任官史局其於叙述固所當然今郡有賢太守如況公者雖屢書焉不為過也子奚辭焉余偪於侃言而領之然余竊以古之君子之樂贈人以言也不徒美其所已能尤必贊其所未至故聖如大禹而益猶贊之今諸君之稱美於公盛矣而未有贊其所為者何耶夫以公之所自立而觀其志蓋不止於今日之所見而

吾黨之士所為稱說乃止而弗進豈忠告于公者哉昔
黄霸治郡常為天下第一後為丞相乃無所建明而功
名損於前時韓休亦善治郡以恬和易之及既當國則
直道匡君有良相風蓋大臣之道與為郡異霸明於治
民而懵於丞弼若休則可為兼矣故漢書傳霸循吏而
唐書叙休之相業有以也公之髙才達識其必有見於
此者使其果進而大任尚願宜以霸之所不足者自克
以休之有為者自勉可也夫有而不自足者必成其大

行而不自止者必至於遠古之君子惟日孜孜求進乎道恒若弗及用圖其遠大之功業而已余不敏亦常有志於斯故喜爲公道也公於是而加孜孜焉以求其道則雖唐虞三代岳牧卿尹之功業皆有可致又何韓休之不可及哉遂以是言復于侃而爲公贈

答況太守問芝草書

正統戊午年九月十日太守閣下今月初三日承專使親札来慰于墓廬且以靈芝之事爲問良感良愧某之所

以營葬于此者蓋以先人平生有鄉土之思而某為子不肖不克奉承親志侍以還鄉不幸先人遘疾竟終于京師不孝之愆無以自逭重惟宗祀在身不敢即死所不忍窆於客土扶柩歸葬庶幾追承先志之萬一以自逭耳豈有纖毫孝行之足言哉既幸克安厝因廬墓所終喪期亦固當爾豈敢沽名釣譽以自附於古人者哉迺者墳堂之上偶生異草三五莖山中人輙相聚觀識其是靈芝閧然以為祥瑞某即時明以戒止使勿造妖

惶怪豈意好事者遂乃傳說入城府以誤閣下之聽耶閣下以聰明正直聞且嘗為禮官所識見遠矣山野鄙人訛言入城正賴閣下約止之奈何從而聽之顧以靈物異事為耶某雖不肖少頗讀數行書常恐隳於匪人之域今者不死方圖自立以為報親之地使天下後世不謂其為不孝子幸矣豈敢復隨人造作以自玷耶夫山中之草百數有之自非神農莫能盡識今此草之生某既不能別識亦不敢承誤公又何庸問之顧早約止

勿復言至幸至幸其固愚蠢者且方在哀疚不文不次惟閣下諒察

己未春正月再復書

某稽顙拜復太守閣下年前承問芝草事既以明白回復令者復蒙教札略其蠢愚顧加奬慰且援引古今的然以為孝徵瑞事至欲枉駕臨視某固知感盛德然憂懼滋甚欲即詣府白止之緣在禫服誼不可入公門故不免復覼縷蓋尚古之世物無所謂祥瑞者若夫古今

瑞圖之載皆漢世以來謬儒傅會之言也六經豈有是哉經中之言禎祥者葢不過吉善之徵云耳某竊有見于此素不信之故平日於文辭恥及祥瑞事今者不幸而遠葬吾親獨廬于此又不意而有此草生于墳所而致人之訛言紛紛如此也然百草皆山之生也誠亦無怪其生者此山本名青芝豈非素生此草乎其何足為異其既以此曉于山林之人矣但其人好事甚又欲承奉賢府主意遂以為素未嘗見此草生就使果非素生

亦何必為異山中之物生于山中固其所也不足喜也若其生于人之家庭則非其所矣吾且以為妖而惡之扳而去之矣今乃在山而又當堂封之上所不敢除故遂置而不問豈意人之好怪乃至喧傳以誤閤下之聽如此耶然其竊惟閤下賢明固非可惑者也意者其將振起風化故假此等事以為人人之勸哉然于他人則可以承命于其則不敢何者已既不以為異而順人以為異已則惡他人之造妖揑怪而復順之其過有加焉

苟以為孝之為徼則所不敢者人豈不自知如某者方惴惴懼以不孝而見譴于天又何以徼乎乃徼諸天是誣天也況此草固地之所生者豈某致之生耶若指地之所生以為已徼是誣地也某雖不肖平生所學不過一誠耳方切切自勉以誠而不足安敢以誣天地乎或者又云閤下之意將以聞于朝廷朝廷又豈可誣哉某固不才無可用於朝廷然區區之心未嘗不以樸忠自勵者而乃使之為誣此又不敢之不敢者也太守一郡

師表凡一舉動庶民趨之偭柾駕逺臨則必闔郡聳動得不大為驚怪耶此又不可之不可者也如將舉之則具有逃遁而已必不能從烏哀疚之餘不事筆札為閤下所廹忍苦告誠閤下鑒之亮之恕其惷而與其誠不勝哀感之至

送葉元圭知吳縣詩序

永嘉葉君元圭初以名進士選為庶吉士詔比二十八宿續學翰林五年而出為蘇州之吳江縣令至官期月

而民大治以母憂去今年起復赴京師得調于吳凡朝之賢士大夫之知君者咸以君之才行學識之茂宜列之朝著贊經綸司風化以大其用而弘其施乃處之一邑且久于外莫不咨嗟以惜之惟吳之人士聞之則私幸於得賢而為之興忭以相慶若余之意則又兼處乎二者之間焉葢予與葉君以聯科進士選入翰林同研席者絫年斯文相契之情若兄弟然其為吳江也余送之行既而各以家艱去官不相見者閱五寒暑矣今余

自吳之墓廬起復而來適與君會方恩與之敘契濶展懐抱而君復有是行夫知之深者期之重余寧不惜君之去然君之所治余父母之邦也君去而大恵吾民又寧不為之私喜耶且吳為泰伯過化之地而子游氏之所生也其民風素厚士習素正而又素為富庶東南財賦所出吳得十二焉然比歲以來民風寖變而澆薄士習寖流而畀陋而向所謂富庶者亦寖以凋敝寔去而名存究其所以致然者固有由來矣其將振起而復之者

獨不在于賢守令乎夫欲民風之厚必本之仁化欲士習之正必先之德教若其富則必由乎安養之闕而致之然長民者恒急於賦役而緩于教化故卒患其未能復也今幸得賢令如葉君其有所望而振起之矣昔子游以絃歌而治武城固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君之學于道也有素果能推愛人之道而極其至雖天下之大可治而況為縣哉君行有日在朝所與同選諸君子相率賦詩送之而推予序其簡首

送長洲丞邵君宏啟序

古之人所重者父母之邦而邦大夫尤所加敬焉孔子曰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又曰居是邦事其大夫之賢者夫有可非者未必賢也未必賢者且不非之則其賢者固在所當事矣然此特所居之邦爾非父母之邦也于所居之邦且然况父母之邦乎其禮固宜又加重焉耳矣長洲余父母之邦也凡官于是者皆余之所當敬也况其賢而愛民者哉賢而愛民者雖不吾識固亦吾之

所當加敬況其賢而又有斯文交親之分者哉此予之於邵君所為惓惓而不忘者也君名昕字宏啟越之餘姚人也其從兄脩撰君宏譽實余同官之良而相知之深者初君之以文學才行舉而來也余數會之脩撰君所覿其儀止而聽其談吐固已知其所存之厚矣及余丁艱歸吳君適為丞于長洲其持已也廉其事上也恭其處寮寀也和其馭吏也明而臨民也惠至於儒紳之士有可言者又必待之以禮焉由是上下之人翕然稱

之皆以為賢余聞之良以為鄉邦斯文之休君亦以迺兄之好數枉顧余山中然余以衰事故不及以復也今年君以三載滿秩報治于朝詞林諸公以脩撰君之故又聞其賢也莫不敬之而贈之以文章余其故可恝然而已耶雖然余之敬君者豈以為諂哉所以為禮也以禮敬人必有所忠告焉可也自今已往君其尚加懋哉持已無斁其明也撫民無斁其惠也待士無斁其禮也夫如是則都高官而享厚祿當重任而臨大事將無往

而不可豈惟佐邑之為賢乎君其尚加勉

送劉原博序

草窗劉先生原博余之斯文交也原博之先世以醫名鯀宋暨元代有顯者在國朝則故良醫公彦敬院判公士賔相繼以醫國手擅聲于天下原博實良醫公之孫而院判公之子也然原博之學不専于醫自吾儒經世之學書以及諸子百氏之言靡不讀讀之靡不探其髓而鉤其深其于辯析物理議古論今縷縷其弗絶亹亹

其不厭也至發為文章蒼然古色有作者之風焉原博初舉賢良或尼之而止繼以文學舉又尼而止卒以醫舉為惠民局官乃始得之知原博者咸以為原博以母夫人髙年在鄉陳情乞歸省覲既得請而治行其與原博同官及所從游之士謁余謀所以贈之者予曰嗟乎以原博而官于醫有不足為者矣余其奚贈哉雖然原博之志殆不止乎醫而已也余輩之所以知原博期待原博者亦不止乎醫而已也原博固儒者也儒者之事

在學與行之修焉耳學不足以明道不足以為學行不足以經德不足以為行學行之備則以之達焉而可以之窮焉而可以之近焉而可以之遠焉而可達以施之天下窮以守之一身近以行之當時遠以傳之後世余也謬以儒名竊有志乎此久矣然質魯而才下無以副斯志者故願與原博言之幸其有以相發而進我於道焉若夫醫師濟生之術原博固不求聞于余余亦無以告之原博至於寧靜致遠之道敬恭桑梓之禮又原博

之所素敦焉者其待予言哉其待予言哉

吴都文粹續集卷四十六